

「日」鈴木正夫／著  
李振声／译

#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一个自小就非常喜欢读郁达夫作品的日本学者根据二十多年来的调查写成本书，详尽叙述了郁达夫由新加坡避难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一份正确的记录。

 上海遠東出版社

「日」鈴木正夫／著  
李振声／译

#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上海遠東出版社 

#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大風浪文庫

著 者/[日]铃木正夫  
译 者/李振声

总体策划/陈思和 李 辉  
责任编辑/杨晓敏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晏恒全  
责任校对/吴明泉

出 版/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357号  
<http://www.yd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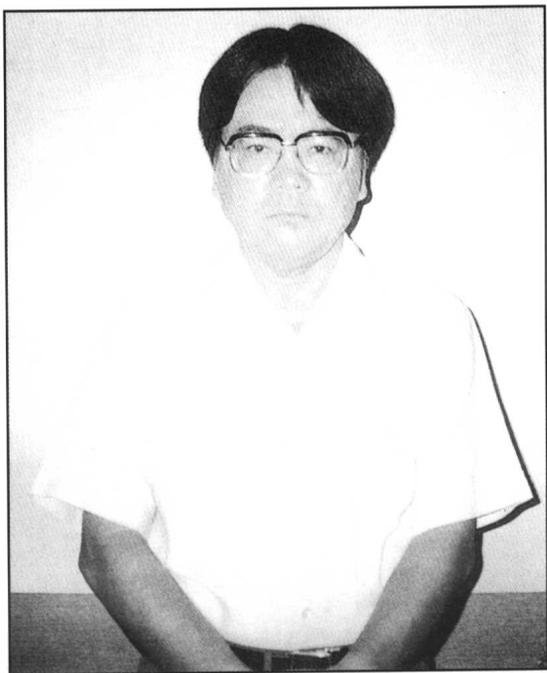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制 版/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4年5月第2版  
印 次/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86千字  
印 张/8.5  
插 页/3  
印 数/1-5100

ISBN 7-80661-931-3

C·24 定价: 18.00元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郁达夫  
的热心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冤魂  
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

# 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译本序

贾植芳

郁达夫，是我所心仪的一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文学作家，我把他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先行的历史觉醒者，一位在新文学建设中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作家，所以，一九三六年冬他重访日本时，我曾参加了当时的留日同学在东京神田的日华学会会堂举行的欢迎会，并聆听了他的长篇讲话。时光过了半个多世纪，我饱经世变，进入人生的暮年时期，在一九八八年为陈其强先生编著的《郁达夫年谱》写的序文中，曾这样描述我对郁达夫的认识与评价：

郁达夫是一位饱读洋书而又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品格和气质的中国现代作家，但他毕生命蹇，不见容于中国社会，他被加上“颓废”、“浪漫”、“放荡”、“色情”各种恶号，无论在新旧社会，都受到新老理学家的蔑视和歧视，是一个所谓有争议的人物。

在我们这个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儒学流毒严重，人往往被异化为失去主体性而充

满奴性意识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文化气氛里，知识界最易于滋生假道学、伪君子，“会做戏的虚无党”，以至利欲熏心，寡廉鲜耻的名利之徒和衣冠禽兽，却容不得一个直率而真实的人，一个不尚于虚饰敢于裸露自己的人。人们常说，读郁达夫的作品，使人有亲切之感，原因就在这里。他正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这正是在本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撞击中，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和人格观念上得到了觉醒和更新的成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文化培育下的封建士大夫的最大差异。这种历史的困惑，造成郁达夫终生飘零潦倒的命运，而他的最后以身殉国，死于敌宪之手，又更充分地说明了他不仅是个人生态度严肃、对生活对艺术有着真诚的热情和追求的作家，也是对人民对祖国怀有无限热爱与忠诚，充满历史责任感，而又重视个人节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智者，而且是强者和勇者。正如鲁迅先生一样，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也是西方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

其后，在一九九三年，我又在为新疆师范大学黄川教授译的已故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安娜·多勒扎洛娃女士的专著《郁达夫的创作艺术》<sup>①</sup>作序时，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特点作了论述；现在李振声约我为他新译的日本铃木正夫教授的专著《苏

---

<sup>①</sup> 出版时，易名为《郁达夫研究》。

门答腊的郁达夫》写序时，我又欣然命笔。

铃木先生为了查清太平洋战争时期，从一九三八年起流亡苏门答腊岛的郁达夫，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生活处境，以及在日本投降后，又被当地日本驻军杀害的真相，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精力，他在查阅了苏门答腊棉兰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档案<sup>①</sup>后，又三次只身下南洋，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寻访了许多当时和郁氏有过直接接触的以原宪兵为主的日本人，直至追寻出那个下令杀害郁氏的凶犯，在此基础上撰成了我们眼前这本专著。这是一本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历史记录，为我们重新认识那场置郁达夫于死地的战争、日军的侵略政策和日本人的国民性，提供了极富文献价值的依据，它足以引起人们严重的沉思和警惕。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又是郁达夫殉难五十周年。但时至今日，日本朝野仍有某些人士，顽固地否认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及东亚各国所犯下的这场侵略战争的罪行，某些内阁官员依然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战争罪犯，对我这个曾参加过这场抗日战争，并在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才走出日汪监狱的老人来说，尤感激愤难忍！铃木先生在这部实录中写到，日本天皇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向海内外三军宣布投降的，八月十五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国正式投降，但延至八月二十九日，投降者一方竟将中国作家郁达夫秘密杀害，因为当时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已查清，曾被他们征用为翻译的赵廉就是鼎鼎大名的中

---

<sup>①</sup> 据铃木先生来信告诉我，这批审讯记录中有一部分后来归由东京的法务省保管，当年他是受到特别照顾，才得以读到这部分档案的，时至今日，这些档案原则上仍是不准借阅的。

国作家郁达夫，为了“灭口”，为了掩盖自己杀人放火的侵略罪行，他们遂下此毒手。当今矢口否认侵略罪行的日本朝野右翼势力，与当年苏门答腊的宪兵竟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而身为日本公民的铃木正夫教授，却在今年七月推出了他经过二十多年内查外调的历史实录，并希望它有中译本，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为此，他特囑出版这部书的东京东方书店店主福岛正和先生，在书印出后直接邮寄给我，以便他的中译本能尽快地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这也证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老话。日本昨天的侵略者与今天的右翼势力，他们的罪恶行径不仅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的义愤，也激起了广大日本人民与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义愤。这不禁使我想起一九三八年，我作为中国抗战部队的一名从事对敌宣传与翻译工作的抗战军人，在炮火纷飞的前线向日本侵略军的士兵所喊叫的一句日语口号：“日本士兵兄弟啊，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军阀与财阀！”如今它们又在我年老的耳畔回响了起来。

现在，由李振声翻译的中文版，承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美意，已经付排了。在此，我谨向此书作者，我的同行朋友铃木正夫教授与东方书店的店主福岛正和先生致谢致敬，谢谢他们的赠书和寄书！

铃木先生，说来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了。一九八三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复旦大学从事专题研究半年，我挂名作他的指导教师。他为人真诚热情，讲义气，重感情，因此，我们一见如故，成了有来有往的朋友。应该在这里提一笔的是，一九八五年铃木正夫先生曾专程来中国，在郁达夫先生的故乡富阳举行的郁达夫殉国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郁达夫被害真相》的报告，

以确凿的证据,证实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夜晩,驻印尼巴  
爷公务日军宪兵的一名班长,命其部属残害了郁达夫这位中国  
伟大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罪行,澄清了国内外所关心的郁达夫  
失踪之谜。而在这部专著里,铃木先生则第一次详细披露了事情  
的整个经过,他是如何追寻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那个宪兵  
班长的,又是如何引出他的自供的,对有关郁达夫被害日期上存  
在的种种传闻,甚至以讹传讹的一些说法,也一一力加廓清,从  
而使得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疑案,终于有了一个信实的结  
论。铃木先生的日文本和李振声的中译本,都能在郁达夫殉国五  
十周年之际与世人相见,这是对郁达夫在天之灵的一个隆重的  
献礼,郁达夫先生地下有知,也定会感到慰藉的,也正是出于这  
一点,我才匆匆写了这篇称为序的小文。

中译者李振声,也是一位与我有来有往的青年朋友,他从事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硕果累累,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  
与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他曾在日本庆应大学师从冈晴夫教授,从  
事中日近现代小说比较研究,在日语与日本文化方面有着较深  
厚的功底,由他来执笔从事这部专著的翻译工作,足以保证译文  
的翻译质量,相信学术界的朋友及广大读者一定会喜欢这部书  
的。是为序。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日于上海寓所

# 目 录

## 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译本序 ..... 贾植芳

前 言.....	1
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在新加坡的活动.....	6
一 逃离新加坡与避难他乡 .....	21
二 写《乱离杂诗》 .....	37
三 落户巴爷公务 .....	55
四 翻译时期(日军占领时期的武吉丁宜) .....	75
五 在巴爷公务的生活.....	101
六 结婚.....	118
七 日本人眼中的“赵廉”.....	134
八 身份被发觉.....	151
九 身份被发觉之后.....	168
十 失踪.....	190
十一 失踪的真相.....	211
终 盖棺.....	236

后 记..... 251

译 跋 ..... 李振声

## 前 言

郁达夫这位中国作家，就是在日本也曾经是非常的出名。在上海跟他交往甚密的金子光晴指出，郁达夫与日本人颇为相似。而他的作品中，又有不少私小说<sup>①</sup>的东西，很容易为日本人所喜爱。因此，除了金子之外，在日本文学家那里，郁达夫还有不少的知己。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浙江省富阳，故乡位于风光明媚的富春江畔，他的作品中所流贯着的抒情性，大概是由这样的环境孕育所致。

他是个早熟的才子，据说九岁时赋诗曾语惊四座。一九一三年，随奉派考察日本司法制度的长兄一起到了日本，然后经由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一高特设预科，进入八高和东大经济学部学习。在这段学生时代，他就读于日本与西欧的现代文学，出入于日本新进作家佐藤春夫的门下。他从读高校<sup>②</sup>起，即独自从事创作。一九二一年，与郭沫若等留学生同伴一起，结成文学团体“创造社”，是年出版的创作集《沉沦》，在中国激起了很大的反

---

① 指取材于作家生活琐事或表现亲身感受的小说。——译者注

② 相当于中国的高中。——译者注

响。收在集子中的小说《沉沦》，受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的影响是明显的，不过，由于主人公是“支那人”，因而他对那种必须曲折隐蔽地加以表现的性苦闷所作的更为大胆的表露，给当时儒教道德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冲击。在一片喧闹的非难之声中，当时的北大教授、提倡过人道主义文学的周作人，对事情作了区别对待，他将《沉沦》作为艺术作品来加以支持，由此确立了作品的评价，也确立了郁达夫作为作家的地位。《沉沦》作为初习写作者的小说，其稚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纪念碑性质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一九二三年作）和《薄奠》（一九二四年作）等作品，描写了与拼命劳作者存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的交情，它们表明了郁达夫的作品世界的社会关注面，终究由个人苦闷拓展到了时代的生存苦闷，因而在知识青年阶层唤起了很大的共鸣，郁达夫由此成了颇具声望的作家，一时间，作为小说家而与鲁迅比肩并称。自一九二七年起，他的一共七卷的个人全集开始出版，这在当时的中国尚无先例。

郁达夫学生时代就按传统婚姻方式娶妻生子，但一九二七年与名叫王映霞的年青女性经过炽热的恋爱之后，进入了新的婚姻生活，与此同时，郁达夫还出版了赤裸裸记述其全部恋爱经历的《日记九种》，撼动了当时年青人的心。

郁达夫曾极口称赞过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忏悔录》的作者卢梭，在他身上，也有着某种自我暴露癖，《日记九种》事先未向王映霞打一声招呼便将它公之于世，即可见其一端。而到了一九三九年，则以王映霞不守妇贞为由，对事情原委加上注脚，缀为诗作，发表于杂志，直至酿成两人最终于翌年分手，这恰好是破灭型私小说家的所作所为。

还有,说到郁达夫身上的自卑自虐倾向,通常把它看作是名士气质的流露,以及因生活放纵而趋于颓废。另一方面也有这样一种单纯的、实心眼的评价,认为郁达夫本质上是个清教徒。到了一九二七年,围绕着他的活动,郁达夫与同人之间发生了冲突,脱离了创造社,此后不久,即与故知鲁迅一起编辑杂志,不断保持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据说鲁迅曾说:“郁达夫的颓废是可以宽谅的。”郁达夫,这位集纤细的知识分子的感觉与不羁的性格于一身的作家,他的所作所为,时常向人展示出矛盾、复杂和怪异的一面。

他所写的作品,在“文革”中的中国,根本无人光顾,如果他活在这个时代的话,恐怕会陷入悲惨的境遇之中。“文革”后,他那颇具声望的作家地位得到了恢复,时至最近,十二卷的全集也已得以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郁达夫在新加坡编华文报纸,不久新加坡沦陷,他的消息便湮然无闻了,各种传言流传开来:郁达夫逃亡到了苏门答腊,在当地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后又因精擅日文一事为日本宪兵所知,遂曾被征用为翻译,抗战胜利后便下落不明,肯定是日本宪兵为了保守秘密而将他杀害了,云云。

笔者自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读郁达夫的作品,对他的失踪自然也很关注。郁达夫对日本有很深的理解和挚爱,而且日本人也对他不感到生分,这样的一个人,在日本人手里惨遭横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也不想置信的。

二十五年前,由于某个契机,我着手考证起郁达夫避难苏门答腊时期的事迹来,在整个进程中,意想不到地得以窥见了郁达夫失踪的真相,以前流传的有关郁达夫之死的消息,都缺乏根

据。但郁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征用为翻译，最终被秘密杀害于赤道正下方的偏僻之地，由于当时犯下暴行的人逃亡失踪了，因而遗骸埋在何处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郁达夫昔日的盟友郭沫若，作为文学家、研究家和政治家，其才干在多方面得到尽情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任多种要职，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以八十五岁的高龄无疾而终。郁达夫的死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富有悲剧的性质。

听到郁达夫被日本人杀害的消息，他的日本故知都感到强烈的惊愕，沉浸在一片悲愤之情中。

金子光晴这样写道：“因愤懑而无法成寐”，“郁是个正直的男子，杀害他是毫无道理的”，“郁在被杀的那一瞬间，直视龇牙咧嘴的日本兵专横凶暴的悲惨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变凉了”（《郁达夫及其他》）。

中国文学研究家目加田诚这样说，“郁氏这个人，看上去似乎显得懦弱，总是以体谅别人的心情来说话，时不时地讲几句俏皮话，让场面变得轻松活泼，是个谁都会觉得喜欢的人”，“在杭州所见到的这位和蔼可亲、稍稍显得有点毛手毛脚的郁氏，最终落了这样的结局，一念及此，我就感到背脊发寒”（《从秋天到冬天》）。

本书是根据笔者二十多年来的调查，对郁达夫由新加坡避难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所作的解释说明和汇总。尤其是，对郁达夫的失踪，基于不确实消息的讹传十分通行，甚至还有人在故意另立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试图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留下一份正确的记录。

与郁达夫一起由新加坡逃亡到苏门答腊的文化人，有不少

很快就流散到了别的地方，真正了解郁达夫避难生活详情的人并不多。本书主要着意于，尽可能多地找日本证人核实、查对，努力发掘日本方面的材料，以此弥补原先由中国方面所公布的材料的不足，纠正其误传，以期成为一份更为公正和正确的记录。

另外，还想弄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下，是如何来处置自己的生命的，这也是本书的意图所在。这里边，引人注目的是迄今为止对日本文化有着精深理解的周作人。

对曾经给予《沉沦》以恰当评价的周作人，郁达夫曾长时期地保持着对他的感激之情。中日战争期间，周作人滞留在沦陷区北京，并且采取了与日本人合作的姿态。一个是公然地出头露面，一个则隐匿其身，两者虽然不同，但却是置身在相同的处境中，因而与周作人对比，郁达夫所取的立身方式，也是我想加以考察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私淑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

## 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 在新加坡的活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时间凌晨二时，日本陆军第二十五军伦美支队，抢先在马来半岛英国领属的哥达巴鲁登陆。此事比珍珠港攻击约早一个小时，正好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嚆矢。约迟两个小时之后，日军还在泰国领属的南部宋卡、北大年登陆，开始朝国境南下。

另一方面，对号称坚不可摧的东洋第一要塞的新加坡，在法印<sup>①</sup>兹多姆机场起飞的三队日本飞机，共三十四架，在同一日的拂晓，对街市地带以及实里达(Seletar)、丁加(Tengah)两个机场也实施轰炸。这是新加坡一八一九年开埠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战火袭击。两天之后，为阻止日军登陆而出击的英国远东舰队主力舰普林斯·奥弗·威尔斯和雷帕尔斯两艘战舰，在马来半岛东岸关丹海面，因遭日军飞机的攻击而沉没，马来海域的制空权基本掌握在了日军手中。

---

① 法印：法属印度支那。——译者注